

中国卷

第三届 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 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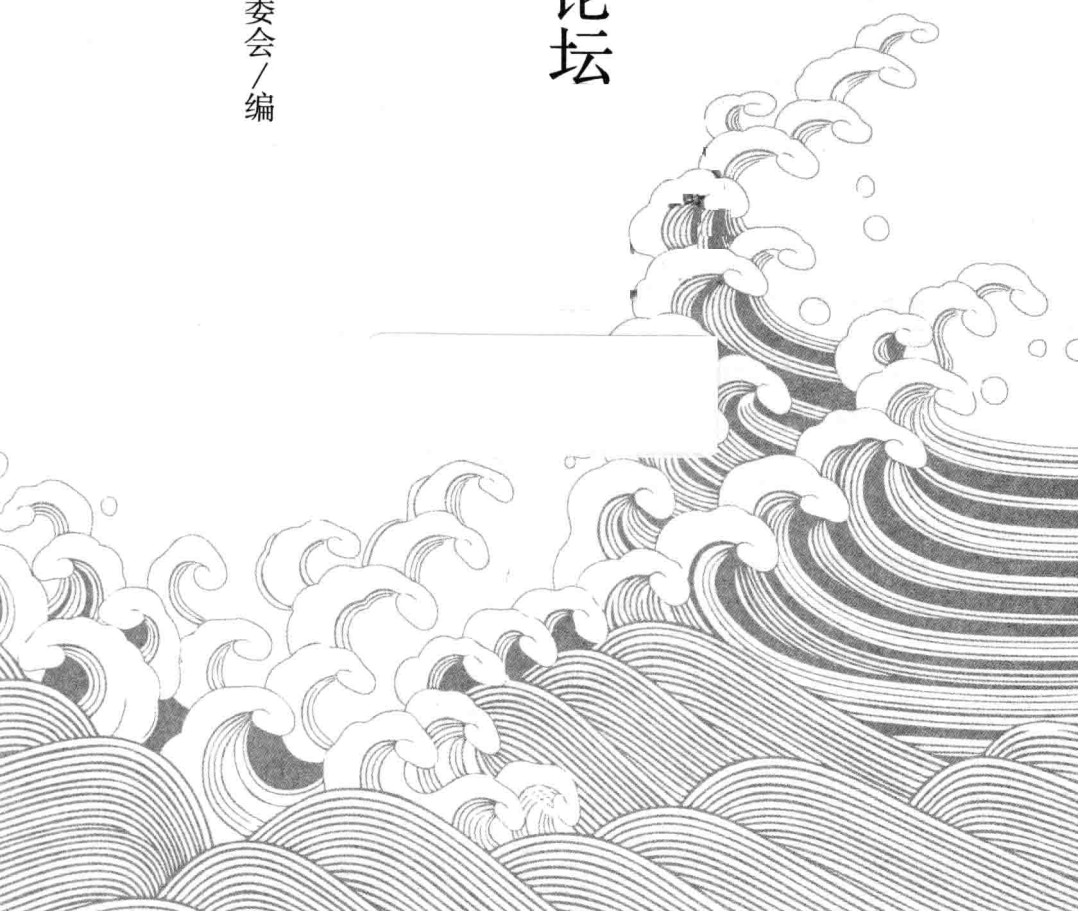
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中国组委会 / 编
作家出版社



中国卷

第三届
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
作品集

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中国组委会 / 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作品集. 中国卷 / 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中国组委会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063-6637-3

I. ①第… II. ①第…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②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310.15 ②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3198号

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作品集·中国卷

编 者: 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中国组委会

责任编辑: 赵 莹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09千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637-3

总 定 价: 120.00元 (全三卷)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言

铁 凝

继2008年由韩国主办的“第一届韩日中东亚文学论坛”、2010年由日本主办的“第二届日中韩东亚文学论坛”之后，由中国主办的“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即将于2012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为进一步增进三国文学作品的相互交流，促进文学交流方式的不断深化和作品互译的逐渐推进，我们邀请出席本届论坛的三国作家亲自挑选各自的作品，由作家出版社结集出版三卷本中文版《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作品集》。

作品集分为中国卷、韩国卷、日本卷，每卷分别收录了中国、韩国、日本各11位作家的短篇小说、诗歌、评论、散文等各类作品。中国卷中的作家，包括莫言、张炜、李敬泽、韩作荣、尤凤伟、金仁顺、素素、阿乙这些读者熟悉的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也有熟悉韩国、日本文学的小说家金勋，翻译家许金龙。韩国卷、日本卷中的韩国、日本作家，均为两国当代文坛极为活跃的实力派作家，其中半数左右的作家、作品，是首次在中国面世。在这些作家中，既有评论家崔元植、小说家岛田雅彦这样的韩国、日本文坛代表性的领军人物，也有金爱烂、绵矢莉莎、朝吹真理子这样的“80后”青年女作家，她们和作品集中的“40后”“50后”“60后”“70后”的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共同亮相，形成了

一个连贯而紧密的“45678”。也许数字本身是枯燥的，但数字所包容的内涵往往丰富而深远。这当中，女作家的作品占了不小的比重，日本卷更是占到了一半以上。相信这些正值创作高峰期、作品具有不同特质的“中青年”作家的精选之作，会满足读者的期待。相信三卷本作品集的面世，能够成为整体展示三国当代文学的绚丽橱窗，并能帮助中国读者获得了解、认识自己的邻国——韩国、日本当代文学的一个新视角。

作为读者，我本人除了欣赏三国资深作家的成熟之作，亦从三卷作品集中的一些篇章里嗅到了新的文学气息。比如近年广受关注的中国青年作家阿乙的小说，以极为克制的情感和“残忍”的耐心叙述，表现被忽略的小人物无声的哀恸。比如韩国作家李承雨、金仁淑，和日本女作家朝吹真理子、绵矢莉莎的作品中弥漫出的现代人孤独的焦虑和理性的恍惚几乎是不谋而合。“旧的人和日子已然斩断，而新生活的入境门票却还没有争到”。但毕竟，焦虑本身就是不妥协啊。当我读到日本“70后”青年作家平野启一郎描写受到父母忽略的小哥儿俩偷着远行海边的小说时，我被作家看似单纯实则锐利的语言所打动，这是能够让人疼痛的小说，还让人想起遥远的契诃夫。我亦被韩国“80后”女作家金爱烂的小说所吸引。她以幽默、机智、有趣的语言向我们铺陈开生活的辛酸、温美和外省青年“平躺在城市的地下”的奋斗历程。那“写实的、巨大的、露骨的音调”会使人自然地想起今天的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无数年轻人生存、奋斗的心路历程。而金爱烂的出众在于她并未陷入一己的自我哀怨，她让人发出含着泪光的笑，唤起人有希望的自尊。

三国作家作品集是6年来中韩日作家不间断的文学交流的见证，同时我也期待读者在作品集中听见东亚文学的声音。回顾往昔，亚洲的历史充满伤痕，但亚洲今天的文学正充满活力且胸襟开阔地面对世界。虽然中韩日三国的当代文学尚不能涵盖整个亚

洲的文学品貌，却毫无疑问地呈现着为整个人类积攒文化财富的清新气象。

我和我的文学同行们，正在倾听通过文学呼唤世界的文明和进步，祈望人类心心相印的美丽声音。这也是东亚文学论坛的宗旨之一吧。

是为序。

2012年9月3日

目 录

序言 铁 凝 / 1

铁 凝

春风夜 / 2

孕妇和牛 / 19

莫 言

与校友漫谈 / 26

李敬泽

中国的奇迹，人的故事 / 44

《枕草子》、病波斯，还有珍珠 / 53

天翻地覆时 / 59

张 炜

墨夜独语（节选自《你在高原·鹿眼》） / 70

尤凤伟

岁月有痕 / 90

素 素

佛眼 / 122

女人的秋千 / 126

绝唱 / 131

永远的关外 / 140

雷平阳

雷平阳的诗 / 150

许金龙

始自于绝望的希望 / 188

金仁顺

桔梗谣 / 218

梧桐 / 231

盛可以

缺乏经验的世界 / 248

鱼刺 / 261

阿 乙

小人 / 278

隐士 / 290

韩作荣

韩作荣的诗 / 304

金 勋

蜘蛛的故事 / 336

铁凝



春风夜

俞小荷晚上睡觉前花了很长时间洗澡，洗得很仔细，近于隆重。等在门外的刘姐就隔着门喊：差不多就行了吧，要是在别的主人家，谁能容你这么洗呀！

俞小荷站在淋浴间的莲蓬喷头下，把调好温度的水龙头开到最大，缩着脖子眯着眼，享受着热水沐浴的快乐。她不理睬刘姐的叫喊和不满，不搭她的腔，也不生她的气。她知道刘姐话里有话：对她第二天要去会老公有那么点儿莫名其妙的醋意。五十多岁的刘姐没结过婚，因为恋爱不顺利，二十多年前就从四川老家跑出来，独自带着恋爱的尴尬果实——一个女儿，落脚在北京打工。这样的经历，多半会使人的性格在某些方面异于他人。比如刘姐就有洁癖，酷爱洗衣服洗澡，洗澡要把自己洗得恨不能蜕一层皮；刷牙一日三遍，要把牙床刷出血来才算过瘾。主人规定小件衣服手洗即可，但刘姐自己的一条内裤、两块毛巾也必得放进滚筒洗衣机滚它个天翻地覆。她的嗅觉也灵，规定和她住同屋的保姆不得坐她的床，每晚睡觉前她都要翕着鼻孔把自己的床闻一遍，闻到异味就和同屋的保姆吵闹，每次吵闹都以把对方气走而告终。刘姐很想独占保姆间，但这家是个大家庭，老老少少十几口，人多时一下子得开出二十几个人的饭。再去打扫卫生，一个人无论如何也忙不过来。所以用女主人赵女士的话说，旧的被气走，新的还来得。其实刘姐也是旧

人，但她“旧”得不同凡响。赵女士全家都爱吃刘姐烧的菜，刘姐一进厨房就“起范儿”，她把那里的一切经营得有声有色，是赵家的一个“金不换”。加之赵女士本人也极爱干净，她早就知道刘姐疯狂洗涤的毛病，但想到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无非是干净、可口的饭菜和整洁、舒适的环境，也就不再计较刘姐那过量使用的水、电、肥皂、洗衣粉了。赵女士坚持不辞刘姐，刘姐始终主管买菜做饭。新来的俞小荷负责打扫卫生、洗衣服、照料室内的花卉植物，和刘姐同居一个房间。

这次刘姐没能气走俞小荷，俞小荷对付她的吵闹就是一个表情：笑笑。俞小荷的笑与常人的稍有不同：十几年前她生儿子时坐月子受风落了个嘴歪的毛病，笑起来就显得有点儿苦，又有点儿含意深远，反倒把刘姐给镇住了。俞小荷有一儿一女，女儿在北京上大学，大三了，这也让刘姐心生羡慕。刘姐想想自己的女儿，常年随着一家医药公司的老板出去陪酒，一个月有二十天喝得不省人事。除了跟刘姐怄气就是向刘姐要钱。唉！刘姐不再为难俞小荷，两人竟相安无事地共处五个多月。俞小荷没做过住家保姆，但她干活认真，肯出力气。比起刘姐精瘦的牙签似的身材，俞小荷属于偏胖型，可她并不蠢笨，还有眼力见儿，给主人洗衣服时，经常把刘姐的也捎带洗了（虽然刘姐事后总会重洗一遍），刘姐那颗好似风干的心就不由得热一下子。俞小荷在厨房帮刘姐洗碗，刘姐端详着俞小荷，觉得这女人其实长得可不丑：长圆脸，双眼皮的大眼睛，鼓铮铮的鼻梁子，可惜一副厚嘟嘟的嘴唇，朝右脸歪去。刘姐就对俞小荷说，我真想抽你个大嘴巴子。俞小荷说，干吗？刘姐说，把你这嘴抽正过来。俞小荷凑上自己的脸说，你抽，你抽。刘姐却又说，你还是歪着吧，女人模样太好了麻烦。俞小荷说，都这一把年纪了，就是嘴不歪又有谁看你呀。刘姐说，那你怎么好几个晚上睡不踏实？还不是因为王大学要来北京，还是惦记着让人家看啊。俞小荷偏过脸笑笑，不吭声了。

俞小荷的老公名叫王大学，开一辆号称“康巴拉煤王”的大车

跑运输，夫妻俩半年没见面了。明天王大学路过北京，两人约好见一面。晚上俞小荷向赵女士请了假，就开始磨磨蹭蹭过年似的洗澡，直洗得刘姐在门外气急败坏。洗漱完毕，俞小荷早早上床钻了被窝，她要养好精神。她听赵女士常说，女人的精神是睡出来的。但是这一夜她睡得不好，早晨一起床，就再去洗了个澡。这个澡洗得有点理亏，主人虽然不会说什么，可身为保姆一天洗两次澡，还是过分了。幸亏天还没亮，刘姐还在床上打呼噜，那么瘦的人，打起呼噜山响。俞小荷蹑手蹑脚下了床，掩好门，把自己锁进了隔壁卫生间。

这个澡她是非洗不可的，夜里她做了个噩梦。她梦见王大学带了她一块儿出车，车开进一座山里，天忽然大黑。路边恰有一家旅店，他让她在车上等着，自己先下车去登记住店。她左等右等等不来，就下车进了店，原来那只是一间破草房，房内有一张褥子脏污的床板，她老公正伏在一个女人身上。俞小荷扑上去撕扯那女人，她看不清那女人的脸，却看见奶水正从女人鼓胀的乳房淌出来。她痛哭起来罢了手，心想也真使得出来啊，奶着孩子还干这个……她哭醒了自己，浑身汗湿。

三月的北京，春寒料峭。穿戴整齐的俞小荷急匆匆出了花源湾（赵女士所住小区的名字），跨着大步往公交车站赶。天还黑着，街上的路灯还没有熄灭，晨风硬冷，便道上有环卫工人戴着帆布手套，手持扫帚在清扫路面：哗，哗。刚洗过热水澡的俞小荷心情好多了。不就是一个梦嘛，而且梦大半都是反的。她一边安慰自己，一边把太空棉短大衣领子上的帽兜戴到头上，两只耳朵顿时暖和了。她这一路要换两次公交车，再乘一段地铁，目的地是方庄。王大学给她发短信说，方庄附近有个叫“春风”的旅馆，跑车的司机们常住，便宜，管一顿早饭。花源湾在北四环，离位于城南的方庄远了些，路上得一个多小时。可王大学觉得合适，俞小荷还是愿意就他。两次换车之后，俞小荷乘上了地铁。在拥挤的车厢里，一些情侣互相依偎着打盹儿，一些孤单的人悄声打着手机。俞小荷找个

靠门的角落让自己站稳，隔着大衣摸摸口袋里的手机，有心也给王大学打一个。昨天通电话时他告诉她，他的车今天一早到顺义。因为大车不能进北京市区，卸了货，车就停在顺义，他再搭别人的车到方庄。也不容易呢，俞小荷想着掏出手机，王大学的电话却先打了过来。他问她到哪儿了，说自己已经到旅馆了，房间都订好了，真是不贵，标间98块钱，能洗澡，也干净。说你可记好了，房号是102，102啊。俞小荷听着电话，一股喜气突然涌了上来，她却故意逗他说，她原想一早就出来的，可是做饭的刘姐病了，她得替她把全家的早饭做好才能出来。电话那边就有点儿急，问她什么时候才能到方庄。这边俞小荷忍住笑说得快中午了，你先睡一会儿。那边说我怎么听你电话里乱哄哄像在外头？这边俞小荷说是电视，他们家厨房里也有电视，刘姐在厨房干活不闷得慌，这叫以人为本你晓得吧。那边说宝贝儿，几个月不见你的腔调都变了。这边俞小荷说行了行了你快先睡会儿，就这，啊。说完挂掉手机，腾出一只手牢牢抓住车厢里悬在头顶上方的环形把手。她从电话里听出了王大学的焦急和沮丧，这两样情绪都叫她高兴，她听出了他对她的想念和在意。男人是不是真在意女人，几句话女人就明白。想到夜里还做那样的噩梦，便觉得有点儿对不住老公。

五个多月前，俞小荷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经家政公司介绍到了赵家上班。为了给主人一个稳定、踏实的好印象，也为了占住这份工作，她连春节都没回家。从前她在村里种过苹果——和王大学承包了七十亩苹果园。十多年间，他们起早贪黑赚了些钱。后来承包期到，两人的年龄都过了四十岁，体力弱了许多。那些年，真是连滚带爬。俞小荷怀着儿子也一天没偷过懒，结果儿子就生在苹果树下。正是收苹果的季节，最缺人手，俞小荷明知自己快生了，还是腆着大肚子进了果园。儿子越长越壮，俞小荷落了一身毛病。她是个大媳妇，比王大学大四岁，过了年就四十六了。家里大事，都靠她拿主意。承包果园时她就发现运苹果比卖苹果更赚钱，所以才主张退了果园买辆车，由王大学开车跑运输。儿子留在村里给母亲

照看，她自己到北京来，试试有什么可干的，离女儿也近了。女儿在北京上学，往后花钱的地方多得很。话一出口，王大学就同意了。王大学这名字带出父辈对他的期望，可王大学没上过大学，每遇大事也不爱动脑筋。心思简单，人又长得高大硬朗，若不是家里穷，在村里还是惹人注意的。也因为家里穷，兄弟姐妹八个，都是小学没读完。王大学在该上大学的年龄碰见了俞小荷，两人自由恋爱，经历了一些风雨。主要是俞小荷的婆婆不同意，嫌俞小荷岁数大。王大学却是铁了心，干脆到俞小荷家做了上门女婿。婆婆骂上门来，骂俞小荷是狐狸精，占了她儿子的便宜。俞小荷靠在门框上笑笑，不还嘴。娘家哥忍不住对答了几句，说王大学俩哥哥到如今还没娶上媳妇，你们当老人的脸上就那么好看？我妹子出嫁一分钱彩礼不要，应着婆家名摆喜宴的500块钱还是我出的。到底谁占谁的便宜啊！

……

俞小荷坐在地铁车厢里想着往事，不知不觉间方庄就到了。出了地铁站，又花了二十多分钟，问过几个路人，她终于找到了春风旅馆。这旅馆挨着一个小五金批发市场，是一栋灰白色瓷砖贴面的二层小楼，单薄的铝合金玻璃门框上挂着一条军绿色棉门帘，门帘上人手掀动的部位一片油渍麻花黑，却也见证着这旅馆人气的旺。俞小荷站在旅馆门前掏出手机看看时间，八点三十五分。她在心里偷着笑了：比她告诉王大学的时间提前三个多小时呢，她要给他一个出其不意！她进了旅馆的门，局促的前厅光线很暗，久未清洗的拼花瓷砖地面又黏又涩，脚踩上去有点粘鞋。空气中弥漫着韭菜包子味儿，想必这就是旅馆提供的早饭吧。曲尺形的前台暂时看不见服务员，迎门墙壁上并排挂着三只表面模糊的石英钟，分别显示着纽约时间、东京时间和北京时间。一些客人从前厅走过，身上都带着韭菜包子味儿。俞小荷向其中一人打听102房，那人指给她一条窄窄的走廊，敢情就是一楼。她穿过走廊，顺利找到102房间敲起门来。听见里边有人唔唔啾啾地问“谁呀”，她憋着嗓子撇着京腔

说“服务员”！门开了，打着哈欠的王大学见门口站着俞小荷，忍不住一拳打在她的肩膀窝上，接着一把她拖进了屋。

房间里黑咕隆咚，一股又一股烟臭、脚臭和汗酸气扑向俞小荷。从前她对这些气味并不陌生，但是今天她觉得这房间的气味真是呛人。没容她多想，王大学又是一拳将她打倒在床上。黑暗中俞小荷脸朝下地扑在一团热乎乎的被子上，她闻见了王大学的味儿，身子一阵发软。王大学从背后扑过来压住她说，你学会蒙人了，还真当你过三个钟头才到呢！说着就去摸索俞小荷的大衣扣子。这时忽听黑暗中有人咯吱咯吱磨牙，惊得俞小荷叫道：谁？王大学说，别怕，是二孬，跟我搭伴开车的二孬，早睡死过去了。俞小荷猛地翻身坐起来压低声音说，你个流氓，屋里有人你还跟我这样！王大学解释说，二孬他表姑家离这儿不远，这旅馆就是他表姑给介绍的。刚才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二孬正要去他表姑家，我看他累得迈不开步，就让他先在这儿睡一觉，反正你一时半会儿也到不了。要不我这就喊醒他叫他走？俞小荷截住他的话说，拉倒吧你，我是那种刻薄人吗。说着摸到床头桌上的台灯，拧亮。她看清对面床上的确躺着二孬，试着叫了声“二孬”。二孬不应声，却又是一阵咯吱咯吱的磨牙声，听得俞小荷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王大学盯着俞小荷说，看是吧，睡得跟死人一样。说着又去凑俞小荷。俞小荷闪开身子关了灯说，老夫老妻的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会儿不行！王大学说老夫老妻了咱才不怕什么呢。俞小荷说你先到了怎么不先洗个澡啊。王大学哼了一声说，我就知道你是住在北京城的别墅里眼高了。你们是24小时热水，我们这春风旅馆就一个小时热水，晚上8点到9点。俞小荷立刻觉出刚才的话有点儿伤了王大学，赶紧软了口气说，什么你们、我们的呀，我请了一整天假，今天不走了，晚上住下，明天早上才回去。就这，听明白了吧？王大学不出声地笑了，接着嘴里一阵嘶嘶哈哈，两只手扶住后腰。俞小荷知道他有腰椎间盘突出毛病，跑车这一年多来经常犯病。她从床上出溜下来，扶着王大学让他平躺在床上，腰椎间盘突出最怕久坐。王大学

在床上躺好，掀开被角对俞小荷说，你陪我躺会儿总行吧。俞小荷脱掉大衣搭在床尾，和衣靠住床头坐好说，你躺你的，我陪你坐着。王大学拿被子盖上她的两条腿，他知道她的腿有关节炎。

晨光透过窗帘的缝隙丝丝缕缕挤进房间，两个人安静了下来，才觉出这屋子其实挺冷。98块钱的客房，暖气也停得早。王大学在被窝里搂住俞小荷穿着弹力保暖裤的腿，俞小荷低头摸了一把男人脸上粗硬的胡子说，你还知道疼我这腿啊。王大学说我不疼你疼谁呀。这一趟十多天，我和二孬紧赶慢赶，两个人轮换着开，一人开四个钟头，十二个钟头才吃一顿饭——就怕吃饱了犯困。俞小荷说，给我讲讲这一趟你们都去了哪儿。王大学说从运城拉了苹果送广东；从广东拉了椰子送呼和浩特；从呼和浩特拉钢材到顺义，明天从顺义再拉上木头到太原。净开夜车了，好几宿没睡过囫囵觉。想早点儿看见你，刚才在顺义连车都没卸。俞小荷说那谁卸呀。王大学说有人卸，咱不挣那份卸车的钱了。俞小荷说一会儿我请你喝酒，反正今天你也不开车。王大学说也给我讲讲你。俞小荷说你不是说我变了吗。王大学说更肥了，你个肥婆！脸也白了。北京就是养人哪，说话的调调都绵软了，从前你可是粗声大嗓。俞小荷说，还有呢？王大学说，还有什么“晓得”啦、“喉咙”啦、“哇噻”啦，还有什么“得了您哪”“找补找补”，听着不顺当。俞小荷放在男人脸上的那只手向上一扫，停在男人头顶，抓住他一撮头发使了点劲儿说，叫你不顺当！王大学哎哟着说，你想搞家庭暴力呀你……

俞小荷在王大学的头发上松了手，她感慨粗心的男人竟还注意到她说话用词的变化。被男人一说，她发现自己说话真和从前有所不同。赵女士是浙江人，赵女士的公公婆婆是北京人，刘姐是四川人，俞小荷身处这样的环境，说话难免受些影响。她现在把嗓子叫喉咙，把知道叫晓得，把扔掉叫摔掉，又从赵女士的儿女身上学得一些时尚感叹句比如“哇噻”什么的。可着急时、大段说话时还得用老家话，那样表达得清楚，也赶劲。那时她就顾不得向北京的赵

家靠拢，她不用“生活”啊、“日子”啊这些词，她喜欢说“过光景”。赵女士对她说，过光景很好听。俞小荷说话还有属于她个人的一个习惯用词：“就这”，常在一段话中间或末尾加上一句“就这”。好像在向你强调“这就是我要说的”，又似乎没什么用意，只起着给说话节奏打拍子的作用。现在俞小荷给王大学描述她的北京生活，还是老家话方便。她告诉他，眼下在农村也少见像赵家这么多口人住在一起的。赵女士两口子，他们双方的父母，他们的一儿一女，一儿一女的下一代，还有赵女士一个没结过婚的老哥哥和一个没结过婚的老姐姐。王大学插嘴道这不是吃大户吗。俞小荷说赵女士家是大户，开着好多家超市，北京、外地，都有。她男人一年有八个月在天上飞，是给外国银行做事的。你说吃大户，也算吃大户吧。可一般大户多半是不让你吃，越是大户，越是算计得狠。就这。赵女士好热闹，老人们都给接来，听她说要养他们一辈子。就是做卫生辛苦些，上下三层楼，十好几间房。我每进一间屋子擦家具洗地板，都忍不住琢磨，往后闺女要是能落在北京，咱什么时候能给闺女混上一间房呢，哪怕就我和刘姐那样的，10平方米吧……哎，你说我是不是做梦啊！哎！

俞小荷轻轻胡噜着王大学的头发等他答话，但王大学不再言声，他困得撑不住，睡着了。他的脑袋枕着俞小荷的大腿，压得俞小荷又酸又麻。可她不敢动弹，生怕惊醒了他。她僵着身子靠在床上，闻着王大学头发上的烟味儿和油泥味儿，静听着房间里两个男人粗重的呼吸，静听着对面二孬偶尔的磨牙声，她想能安稳睡觉就好，跑车的人最缺的就是睡觉。再多的话要说，不是还有一个晚上吗，还有整整一宿。她靠在床上，眼睛早已适应了这房间的光线。她看见对面墙上有返潮留下的形状不一的洇痕，有的像人，有的像鱼。现在她不觉得这墙寒碜。

天过中午，二孬让尿憋醒，爬起来去撒尿，才打破了这间客房的安静。他看见靠在对面床上的俞小荷，慌得连声叫着嫂，嫂，看这事闹的，我这就走！俞小荷说往哪儿走哇你，刷刷牙洗洗脸一会